

40061

7





宗鑑法林卷十六

長慶安

百丈槃

趙州諗

卷十七

趙州諗

卷十八

趙州諗

卷十九

趙州諗

長沙岑

子湖蹤

鄂州黃

白馬照

卷二十





終南祖

香巖端

日子

陸互

甘贄

芙蓉訓

五臺通

鎮州化

壽州遂

虔州微

金州操

河中畿

五臺魔

上林靈

湖南林

宗鑑法林卷十六

大鑒下四世

集雲堂編

福州長慶大安禪師

百丈海嗣

住滄山時號懶安室中

每問僧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意旨如何疎山仁聞

特入嶺請益值師泥壁次便問有句無句如藤倚

樹豈不是和尚語師曰是日忽遇樹倒藤枯句歸

何處師放下泥盤呵呵大笑歸方丈山隨後曰某

甲三千里賣卻布單特爲此事而來和尚何得相



弄師喚侍者取錢二百與者上座去且囑曰向後  
有獨眼龍爲汝點破在山後到明招處舉前話招  
曰瀉山可謂頭正尾正祇是不遇知音山亦不契  
猶問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招曰卻使瀉山笑轉新  
山大悟乃曰瀉山元來笑裏有刀遙禮悔過

瑯琊覺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好一堆爛  
柴 開福寧舉有句無句語了良久云會麼溪秋簾  
幙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 天目禮云有句無句  
如藤倚樹坐斲千差毒蛇當路樹倒藤枯句歸何處  
老僧直得五年分疎不下 高峰妙云有句無句金

烏吞玉兔如藤倚樹癩馬繫枯椿樹倒藤枯一冬燒  
不盡句歸何處石虎當途踞呵呵大笑龍頭蛇尾捺  
倒爛泥裏剛刀不斬無罪之人且道瀉山過在甚處  
乃呵呵大笑下座 報恩秀云當時若問萬松樹倒  
藤枯句歸何處但向道蒼天蒼天爲什麼不見道春  
行冬令

樹倒藤枯呵呵大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遊子貪程  
去不歸及至歸來親已老親已老不須嗟猶勝當日  
未還家 佛慧泉

樹倒藤枯伸一問呵呵大笑有來由羶羊挂角無尋



處直至如今笑未休

海印信

冷刃吹毛笑裏來  
爍迦羅眼不容栽  
一目金龍曾舉

爪髑髏覺痛頂門開

大洪預

江邊閒把直鉤垂  
也有金鱗上釣時  
三跳若能乘變

化免教漁父皺雙眉

枯木成

掀翻海嶽求知已  
雪刃橫身立太平  
野老不知堯舜

力蓼蓼打鼓祭江神

木菴承

若將此語定綱宗  
孤負明招獨眼龍  
笑裏忽分泥水

路方知千里共同風

徑山杲

樹倒藤枯笑未休  
箇中誰解辨宗由  
堂堂差路瀉山

老空去空來一肚愁

楚方安

笑裏憑誰眼豁開  
龜毛須向火中栽  
脚跟有路雲泥

隔千里區區謾往來

湛堂淡

轉得眼來十萬里  
千江市市寒波起  
若能借便使風

帆無明海裏尋知己

中菴空

領得瀉山笑裏刀  
方知不枉到明招  
元來樹倒藤枯

後了得三年五載燒

石林鞏

白雲一片迷幽谷  
要把虛空尋面目  
逢人點破便知

非翻身跳入野狐窟

永覺賢

關心一語累胸頭  
廢月忘風是幾秋  
不爲絕情人不



忍焉知談笑有戈矛

雪奇靜

芍藥花開滿院香佳人閒繡羅衣裳重重錦縫無人  
識別綫牽成雙鳳凰

晦石琦

長慶因僧問一切施爲是法身用如何是法身師  
曰一切施爲是法身用曰離卻五蘊如何是本來  
身師曰地水火風受想行識曰者箇是五蘊師曰  
者箇異五蘊

一互晴空猶是翳千波競湧未爲濤兩途拈卻無情  
謂處處春風綻柳桃

雪關閣

洪州百丈涅槃禪師

百丈  
海嗣

一日謂衆曰汝等與我

開田了我爲汝說大義僧開田了請和尚說大義

師展兩手示之

據全書攷  
柳碑爲正

白雲端云百丈說大義祇止於此當時再叅馬祖底  
向甚處去也若言更有在未免與蛇畫足且道作麼  
生見得百丈老人立地處乃云客來無茶點蒿湯當  
禮儀 馮山喆云百丈說大義可謂今古罕聞光前  
絕後大瀉卽不然但向道開田勞力請歸堂歇教他  
天下衲僧亡鋒結舌何故鶴有九臯難翥翼馬無千  
里謾追風 天童華云白雲要見百丈再叅馬祖底  
直是好笑笑須三十年又道作麼生得知百丈立地



處也與笑三十年客來無茶點蒿湯當禮儀也與笑  
三十年三笑而九十年爲復笑白雲批判未當爲復  
別有道理諸人檢點得出山僧拄杖兩手分付苟或  
未然幾度醉歸明月夜笙歌引出畫堂前

展開兩手當時說大義流通滿世間莫謂入荒田不  
揀而今到處草漫漫

牧菴忠

大義開田勸祖基分明書契示傳持兒孫不肯遺先

業乞食年年役路岐

懶菴需

替請開田力已齊紛紛帶水又拖泥展開兩手人休

問昨夜三更月落西

此菴元

滯貨多年要脫身巧糴綺語說諸人及乎拈出當陽

賣索價遼天誰敢親

高峰妙

誅秦破磧碎文章戴笠披蓑古道場大義自來無蓋

覆何勞展手更商量

石澗泐

趙州觀音院從諗禪師

南泉願嗣

初謁南泉泉問汝是

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沙彌曰那箇是你

主師近前躬身曰仲冬嚴寒伏惟和尚尊候萬福

泉器之許其入室

解把一莖野草喚作丈六金身會得頭頭皆是道眼

中瞳子面前人

顏如如



試問如何是主人進前叉手敘寒溫但知北極羣星  
拱不見黃河徹底渾

寶葉源

趙州一日問南泉如何是道泉曰平常心是道師  
曰還可趨向也無泉曰擬向卽乖師曰不擬爭知  
是道泉曰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  
無記若真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蕩豁豈可  
強是非耶師於言下悟理

瀉山果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  
時如何豎拂子云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 靈隱  
嶽云青天白日悟箇什麼咄咄驪珠擊碎蒼龍窟

徑山琇云古人將心肝五臟一時吐露了也摩霄俊  
鶻便合乘時止灤困魚徒勞激浪 獨立邁云者般  
說話正是鬧市裏颺旆旣相似直是著者方知趙州  
旣是打著當下如暗得燈如貧得寶粉骨碎身未足  
酬一句了然超百億

若謂平常心是道枝蔓向上更生枝貼肉汗衫如脫  
了喚來眼上與安着

鼓山珪

勸君不用苦勞神喚作平常轉不親冷淡全然沒滋  
味一回舉著一回新

徑山杲

白日遲遲兮花菲菲白雲流水兮兩相依長安路上



人跡稀南泉也落第二機

慈受淡

玄途不涉透離微道合平常發上機無影樹頭春色

曉金鷄啼在不萌枝

足菴鑒

悟得平常達本鄉時人多怕落平常青春祇有九十

日爛醉都無一百場

雪菴瑾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毘盧頂相師曰老僧自小出家不曾眼花

天童華云大小趙州語上偏枯若有問天童如何是毘盧頂相但向道大底大小底小 天童傑云若向趙州語下見坐殺天下衲僧若向應菴語下見走殺

天下衲僧山僧又且不然忽有問祇向道甌甌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清淨伽藍師曰丫角女子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丫角女子懷胎

橫胸抱腹藏龍種剖膽披肝觸鳳胎勿謂此兒容易得須知出自痛腸來

汾陽昭

丫角女子出天真清淨伽藍蓋得人世俗不知林下意無錢難得買紅裙

佛鑑勲

高空秋色有誰知畫閣佳人展笑着自惜容顏人不見臨風頻把玉簫吹

笠山寧

丹青下筆絕躊躇應手便成山水圖懸向堂前人盡



看知他何處是工夫

履巖斯

趙州因僧問未有世界早有此性世界壞時此性不壞如何是不壞之性師曰四大五蘊曰此猶是壞底如何是不壞之性師曰四大五蘊

昭覺勤云千尺寒潭徹底清

趙州因僧問方外忽有人問趙州說什麼法如何抵對師曰鹽貴米賤

鹽貴米賤諸事成現擬欲商量腦後拔箭

懶菴需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出家師曰不履高名不求苟得

允藏顯云者僧問極平常趙州答無奇特雖然如是爛泥裡有刺切忌蹈著

三途迴絕出家兒身不寒兮腹不饑竹杖敲殘山頂月倒吹鐵笛詠新詩

無異來

趙州因僧辭問甚處去曰諸方學佛法去師豎拂曰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曰與麼則不去也師曰摘楊花摘楊花徑山杲云有佛處不得住生鐵秤錘被蟲蛀無佛處急走過撞著嵩山破竈墮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兩箇石人相耳語恁麼則不去也此語已行徧天下



摘楊花摘楊花掩摩尼達哩吽噯吒 天童覺云沉  
空滯跡犯手傷鋒俱未是衲僧去就直須不入人行  
市不上他床榻正不立玄偏不附物方能把住放行  
有自由分 靈隱嶽舉徑山語畢云大慧老人盡力  
祇道得到者裏還知香山落處麼鐵山崩倒壓銀山  
盤走珠兮珠走盤密密鴛鴦閒繡出金鍼終不與人  
看 天寧琦云妙喜老祖唱之於前天寧遠孫和之  
於後門前種高苜高苜生火筋火筋開蓮華蓮華結  
木瓜木瓜忽然顛落地撒出無限白芝蔴何也祇要  
入拍 寶壽新云斬新鐵蒺藜直透兩重關欲透兩

重關嶺頭依舊月彎彎 法林音舉徑山語畢云徑  
山老人辜負他趙州不少法林不懼諸方檢責也隨  
搜搜有佛處不得住火星入褲無佛處急走過遭殃  
帶禍三千里外莫錯舉十字街頭惡义聚恁麼則不  
去也笑倒東村王大姐摘楊花摘楊花古墓毒蛇頭  
帶角南山猛虎尾髦髻恁麼道祇是辜負他妙喜喝  
一喝云徒將未歸意說與欲行人

截斷三關過者稀臨鋒誰解振全威楊花摘處何人  
見風送滿天似雪飛

佛慧泉

青山不異白玉無瑕茫茫流水擾擾黃花有佛處纖



毫不立無佛處萬別千差長安路上未歸客尋溪猶  
自摘楊花

天童覺

無奈雪霜苦怕見楊花落打破趙州關清風滿寥廓

愚菴及

不行鳥道不居鄜醉眼摩娑白晝眠謾道逢人不錯  
舉摘楊花是季春天

博山來

長亭短亭怱怱莫已不禁分手詩吟連理

寄菴鹵

趙州因僧問三身中那箇是本來身師曰缺一不  
可

義山訥云大小趙州被人一撥直得分疎不下今日

若有恁麼問山僧便起身叉手而立待它眼目定動  
劈脊便打

趙州因僧問曾聞和尚親見南泉是否師曰鎮州  
出大蘿蔔頭

東塔熹云或有問東塔聞和尚親見龍池是否但向  
道問話卽得禮拜了退

青龍操云趙州塞者僧口

則得塞天下人口則難

陶潛彭澤惟栽柳潘岳河陽祇種花何似晚來江上  
望數峰蒼翠屬漁家

海印信

趙州古佛尚多言蘿蔔出生鎮府田天下衲僧多齧



齧齒間蹉過老南泉

文殊道

參見南泉王老師鎮州蘿蔔更無私拈來塞斷是非口雪曲陽春非楚詞

徑山杲

鎮州出大蘿蔔頭師資道合有來由觀音寺裏有彌

勒東院西邊有趙州

鼓山珪

青出於藍冰生於水寸步不通白雲萬里

或菴體

些兒活計口皮邊點著風馳與電旋謾說鎮州蘿蔔

大何曾親見老南泉

石菴瑤

福州荔枝青州棗萬物無過出處好爐裏揀底不是精金縹箱蓄者非是至寶趙州本爲定干戈惹得烽

烟空嫋嫋

三宜孟

趙州因秀才問佛不違衆生願是否師曰是曰某甲欲覓和尚手中拄杖得否師曰君子不奪人所好曰某甲非君子師曰我亦不是佛

義山訥云趙州古佛與奪自由自非過量人未免向是非窠裏走卻海門涌云趙州當時何不兩手授之待擬接劈脊便打不惟使他慶快平生亦使後人知我衲僧家別有作用

當機轉處不躊躇璠瑤盤內走明珠趙州老子村校書一條拄杖兩人昇

石菴瑤



奪鼓擐旗許趙州開疆展土尚虧謀不因病久知鍼  
穴難定炙焦癍上頭

松山補

趙州叅百丈丈問甚處來師曰南泉來曰南泉近  
日有何言句示徒師曰無事之人祇須悄然去曰  
悄然一句且置茫然一句作麼生道師進前三步  
丈便喝師作縮身勢丈曰大好悄然師便出去  
瑯琊覺云趙州老人向獅子窟中換得爪牙 昭覺  
勤云作家相見彼此難構茫然悄然進前退後捏不  
成塑不就大路不行草裏走 平陽恣云賊是小人  
智過君子雖然有一正賊有一草賊

門裏有門外有不作君平犯牛斗獅子吼野干鳴摘  
出離婁眼裏睛一手縮一手伸重陽決定九月九掀  
翻海嶽訪知音赤骨律窮露雙肘

瞎堂遠

趙州因官人問和尚還入地獄否師曰老僧未上  
入地獄曰大善知識爲什麼卻入地獄師曰我若  
不入阿誰教化你

福巖容云趙州老漢手脚不同不惟入水拖人且能  
面奪旗幟雖然未免露柱勘破

突出無孔一鐵鎚仙陀碧眼也攢着他家自有通霄  
路逐氣尋聲那得知

天谷照



趙州示衆佛之一字吾不喜聞

幻覺菴云諸人切忌恁麼會既不恁麼會又作麼生會乃頌

佛之一字不喜聞去年依舊今年春今年春間降大雪陸墓烏盆變白盆

碧天雲淡晚風寒醉把瑤琴月下彈將謂調高人不識誰知自被指頭瞞

侶巖荷

趙州晚叅今夜答話去也有解問者出來時有一僧便出禮拜師曰比來拋甄引玉卻引得箇墜子覺鐵柴因法眼問先師意作麼生覺云如國家拜將

乃問甚人去得或有人出云某甲去得須云汝去不得眼云我會也

長慶稜問覺鐵柴那僧纔出禮拜爲甚麼便將爲墜子覺云適來那邊亦有人恁麼問慶云向伊道什麼覺云亦向伊恁麼道

寶壽沼云射虎不真徒勞沒羽

報慈遂云甚麼處卻成墜子去藁林中道纔出來便成墜子祇如每日出入行住

坐臥不可總成墜子且道者僧出來具眼不具眼

翠峰顯云靈利漢聞舉便知落處然雖如是放過覺

鐵柴夫宗師語不虛發出來必是作家因甚拋甄引

玉要識趙州麼從前汗馬無人識祇要重論蓋代功



昭覺勤云盡道趙州得逸羣之機一期施設不妨自在者僧要擊節扣關閃電光中卒做手腳不辨覺鐵策能近取譬不墜宗風法眼有通方鑑才便知落處敢問諸人既是宗師爲甚麼拋甄祇引得箇擊子探竿影草幾人知正似將軍一面旗斬將安營都在我倒騎鐵馬上須彌慈受淡

千年田八百主誰當機辨來處趙州要答話拋甄引擊子覺老話端倪如拜將相似去得去不得言下分緇素箇裡高於萬仞峯不動纖毫擒佛祖圓悟勤趙州問南泉道非物外物外非道如何是物外道

泉便打師捉住棒曰已後莫錯打人去泉曰龍蛇

易辨衲子難瞞

翠峰顯云趙州如龍無角似蛇有足當時不管盡法無民直須喫棒了趁出古南門云南泉真箇憐兒不覺醜若是其人何待人趁自須掩鼻便出

軟纏藏鋒入陣來盡將擒下眼穿開死生一決英雄士文武雙行將相才保寧勇

要別真金火裏識棒頭有眼明如日賞罰明兮禮樂全作家父子誠難得梅谷悅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殿裏底曰殿裏底豈



不是泥龕瘞像師曰是曰如何是佛師曰殿裏底  
酸甜滋味本天然帶葉連枝顆顆圓南瞻部洲人未  
識庵摩羅果信虛傳保寧勇

不立孤危機本峻趙州老子玉無瑕當頭指出殿裏  
底剗盡茫茫眼裏花雪堂行

一尊殿裏佛兩度放毫光準擬酬高價無疑亂度量  
蒙庵聰

九九昨朝八十一夜夢不祥書門吉東村王老祭清  
明錯費鐵錢三五百漢關喻

趙州聞沙彌喝叅向侍者曰教伊去侍者纔教去

沙彌便珍重師曰沙彌得入門侍者在門外

雲居錫云什麼處是沙彌得入門侍者在門外者裏  
會得便見趙州法林音云者裏會得辜負趙州天  
植維云青天白日霹靂驚羣剖出五臟心肝與人解  
黏去縛就中可惜當門栽荆棘致令多少人進退不  
得還有出得底麼喝一喝

得入門在門外說向人人不會更高聲我耳背

鼓山珪

瑟瑟風松蕭蕭雨檜師子齧人韓獪逐塊

徑山杲

斑鳩黃鳥共春風花裏交嗥怨落紅鶴背仙人吹玉  
笛雙雙驚起碧雲東綠雨蕉



趙州因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無曰上至  
諸佛下至螻蟻皆有佛性狗子爲甚麼卻無師曰  
爲伊有業識在又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  
有曰既有爲甚麼入者皮袋裏來師曰知而故犯  
翠巖芝云說有說無兩彩一賽如今作麼生 資福  
觀因僧問狗子爲什麼無佛性福云逢人便齧殺云  
因甚麼又道有佛性福云見主便搖尾

言有業識在誰云意不淡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  
真淨文

有無雙放復雙收趙老機關世莫儔試上海門高處

望千江萬派盡東流

普融平

佛性分明脫有無酢酸何用挂葫蘆薄霧輕烟畱不

住扁舟已過洞庭湖

瞻堂遠

無直路卻縈紆趙州東壁上依舊挂葫蘆有張公喫

村酒李公醉不醒面南看北斗

石菴珩

狗子佛性無斫額路上逢子湖業識性在遭一口大

地全無碧眼胡狗子佛性有春風吹動千株柳知而

故犯可憐生一一面南看北斗

無庵全

狗子佛性有狗子佛性無直鉤原求負命魚逐氣尋  
香雲水客嘈嘈襍襍作分疎平展演大舖舒莫怪儂



家不慎初指點瑕玼還趙璧秦王不識藺相如天童覺

狗子有賣扇老婆日遮手狗子無種瓜先得喫葫蘆

天稟元來各不同盧仝不飲劉伶酒三宜孟

趙州因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無

趙州露刃劍寒霜光燄燄更擬問如何分身作兩段

五祖演

力壯年高膽更雄清風隨虎雲從龍哇喋無限尋聲

跡挂角羶羊不見蹤寶峰祥

趙州狗子無佛性萬疊青山藏古鏡赤腳波斯入大

唐八臂那吒行正令稠巖贊

乙巳大人丘藜林為寇讎利牙如劍戟生殺有來由

南巖勝

連馬連人劈一刀虛空迸血湧波濤千千萬萬人爭

看誰解分開蓋膽毛中菴空

狗子佛性無老蚌吐明珠西川鳴杜宇江南啼鷓鴣

文殊道

趙州狗子無佛性當空掘出秦時鏡光明渾不見星

兒上下四維皆徹映誰菴演

大食波斯飲百杯停停把柁萬人魁逆風使過黃牛

峽不問瞿塘灩澦堆東山空



狗子無佛性羅喉星入命不是打殺人被人打殺定

南書記

二十四州鐵鑄成一箇錯颺在大街頭無人踢得著

朗菴然

無之一字殺人無數多少英雄橫屍當路

鏡山仁

二八佳人刺繡遲紫荊花下嘯黃鸝可憐無限傷春

意盡在停鍼不語時

拗堂仁

趙州狗子佛性無十分春色播江湖幾多摘葉尋枝

者空使雒陽花滿途

高峰妙

長江一望渺寒烟極目中流四惘然可惜夜深明月

下更無人問渡頭船

愁山清

家家有幅遮羞布放下便能當雨露獨怪當年老趙

州擲卻頭巾頂卻褲

石雨方

何處秋風起蕭蕭送鴈羣朝來入庭樹孤客最先聞

且拙訥

石梁橋背滑如苔一派銀河直下催今古遊鞵踢未

倦幾人摘取瀑花回

鏡堂清

趙州上堂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

真佛屋裏坐

徑山杲云趙州和尚吐心吐膽恁麼告報了也還有



知恩報恩者麼 仰山欽云揭示如來正體發明向  
上宗猷趙州固是好手祇是不合強生節目山僧見  
處又且不然金佛度爐木佛度火泥佛度水真佛吟  
切忌話墮忽有箇漢出來道你恁麼說正是強生節  
目拍膝一下云將謂無人證明

泥佛不度水神光照天地立雪如未休何人不雕僞  
翠峰顯三

金佛不度爐人來訪子湖牌中數箇字清風何處無  
木佛不度火常思破竈墮杖子忽擊著方知孤負我  
木佛不度火甘露臺前逢達磨惆悵洛陽人未來面

壁九年空冷坐

三聖昌三

金佛不度爐坐歎勞生走道途不向華山圖上看豈  
知潘闥倒騎驢

泥佛不度水一道靈光照天地堪羨玄沙老古錐不  
要南山要鰲鼻

三佛形容總不真眼中瞳子目前人若能信得家中  
寶啼鳥山花一掬春

治父川

泥佛不度水毘嵐風忽起大地黑漫漫衲僧爭敢視  
高峰妙三

金佛不度爐鐵裹夜明珠一槌俱粉碎清光何處無



木佛不度火掣開金殿鎖內外絕遮攔時人猶懣懣  
趙州因尼問如何是密密意師以手掐之尼曰和  
尚猶有者箇在師曰卻是你有者箇在

法林音云當時待他道和尚猶有者箇在何不使休  
去且教他疑三十年

密密淡淡意最長幾人冷地錯商量師姑若會趙州  
意鐵打心肝也斷腸 慈受淡

兜羅綿樣硬聳頭河北風流老趙州鹹處著鹽淡添  
水軒渠一笑更無休正堂辨

猛虎深藏淺草窠幾回明月入烟蘿頂門縱有金剛

眼未免當頭蹉過他高峰妙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牆外底曰不問者箇  
道師曰甚麼道曰大道師曰大道透長安

烏石道云石溪則不然有人問如何是道但云昨日  
有人從四安來今朝出廣德去且道與趙州是同是  
別良久云看腳下天奇瑞云者僧祇解問路不知  
當面蹉過趙州貪渡行人那防失卻船錢大慈瓊  
云今日有人問如何是道但云富春到天目一百二  
十里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乃噓一聲

趙老家風不熱瞞問他大道答長安有誰平步歸家



去多是區區自作難

水菴一

大道透長安言端語亦端臘盡雪消去春來依舊寒

松源岳

大道透長安天晴莎艸乾秋涼更快便去去有何難

可惜者僧脚步短舉頭惟見黑漫漫

百痴元

宗鑑法林卷十六

終

宗鑑法林卷十七

集雲堂編

大鑿下四世

趙州因僧問晝昇兜率夜降閻浮於中摩尼爲甚  
不現師曰道什麼僧再問師曰毘婆尸佛早畱心  
直至如今不得妙

黃龍清云趙州老漢若無後語未免奔馳太平則不  
然纔見他道爲甚不現連聲便打教他痛後反思管  
取光明燦爛 天童華云者則公案諸方未有人批



判蔣山今日與諸人著一轉語洗腳上船

趙州上堂至道無難惟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擇是明白老僧不在明白裏是汝還護惜也無時有僧問既不在明白裏護惜箇甚麼師曰我亦不知曰和尚既不知爲甚麼不在明白裏師曰問話卽得禮拜了退

翠峰顯云趙州倒退三千里 天童覺云者僧也如切如磋不能見機而變趙州也如琢如磨幾乎事不解交衆中祇管道退身有分殊不知盡力提持還體悉得麼焦顛打著連底凍 天童悟云大小趙州大

似推惡離已何不與本分草料 古南門云趙州貴圖本分不知翻成分外雖然不得五丁力蠶蓂路不開汝等諸人問甚護惜不護惜并須喫古南棒我今爲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

至道無難言端語端一有多種二無兩般天際日上月下檻前山淡水寒髑髏識盡喜何立枯木龍吟消未乾難難揀擇明白君自看

翠峰顯

至簡至易同天同地揀擇明白云何護惜口似椎眼如着涉語默虵憐夔堪笑卞和三獻玉縱榮則卻一雙足

圓悟勤



亂撒明珠顆顆晶走盤應不貴金聲誰家女子能鍼  
線一串穿來不賸星

無菴全

世間無物可羅籠獨有嵯峨萬仞峰忽若有人猛推  
落騰身雲外不畱蹤

隨菴緣

趙州因僧問至道無難惟嫌揀擇是時人窠窟否  
師曰曾有人問老僧直得五年分疎不下

翠峰顯云識語不能轉死卻了也好與二十棒者棒  
須有分付處若辨不出且放此話大行復頌

象王嘖呻獅子哮吼無味之談塞斷人口南北東西  
烏飛兔走

五年分疎不下一句元無縫罅祇知推過商量誰信  
分明酬價玲瓏底相知莽鹵底相訝寧可與曉事人  
相罵不可共不曉事人說話

宏智覺

風雨濛濛烏雲鬢鬢鼻扇上山狐狸入海隨後追尋

龍王不在咄

獸堂定

天高地厚尋常事海闊山重更要論霹靂震摧山鬼  
窟獨攜雙劍定乾坤

無菴全

瑞鳳五彩祥麈一角可憐無眼人何處分斑駁斑駁

分陝府鍊牛沒星秤

大嶺丕

趙州因僧問至道無難惟嫌揀擇如何是不揀擇



師曰天上天下惟吾獨尊曰此猶是揀擇師曰田  
庫奴甚處是揀擇僧無語

圓悟勤云人多錯會道至道本無難亦無不難只是  
惟嫌揀擇若恁麼會一萬年也未夢見在

似海之淡如山之固蚊虻弄空裏猛風螻蟻撼波心  
鐵柱揀兮擇兮當軒布鼓

翠峰顯

團團秋月印天心是物前頭有一輪入穴蝦蟆無出  
路卻冤天道不平均

白雲端

當門一脉透長安遊子空嗟行路難不是人前誇俏  
措金鎚擊碎萬重關

無菴全

人頑似鍊官法如爐禾熟登場不納租米裏有蟲麥  
裏有麩田庫奴至道無難會也無

千巖長

趙州因僧問至道無難惟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  
擇和尚如何爲人師曰何不引盡曰某甲祇念到  
者裏師曰至道無難惟嫌揀擇

水灑不著風吹不入虎步龍行鬼號神泣頭長三尺

知是誰相對無言獨足立

翠峰顯

驅山寨海也尋常所致文明始是王但見皇風成一  
片不知何處有封疆

白雲端

紫綾紅錦青絲線巧手織來成一片其中縫罅不能



無爭奈時人竟不見 佛眼遠

日暖風和鶯囀新柳垂金線繫東君東君不惜無私  
力一點花紅一點春 無菴全

趙州因見僧埽地乃問與麼埽還潔淨也無曰轉  
埽轉多師曰豈無撥塵者曰誰是撥塵者師顧視  
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問取雲居去僧後問雲居如  
何是撥塵者居曰者瞎漢  
古塘云當時待問誰是撥塵者便接過埽帚痛與一  
頓爲甚如此不見道爲人須爲徹

趙州因僧問道人相見時如何師曰呈茶器

翠峰顯云諸禪德還有識趙州底麼出來共相商量  
若未能辨明大好從頭舉與你點破四九三十六收  
古南門云趙州已是無折合翠峰更添鹽添醬雖  
然還有識得趙州底麼三生六十劫

漱石泠泠古澗陰喬松千尺帶寒青多應祇看昂霄  
操誰信根頭有茯苓 南叟茂

多年神禹碑篆古形猶奇憑誰高著眼撫掌共掀眉  
雪峽瑞

趙州因僧問白雲自在時如何師曰爭似春風處  
處閒



爭似春風處處閒  
花開花落豈相關  
白雲自在猶難  
擬飄鼓無心滿世間

佛印元

趙州因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喫粥了也未曰喫粥了也師曰洗盃盂去其僧省悟雲門偃云且道有指示無指示若言有趙州向伊道箇什麼若言無者僧爲甚悟去 翠峰顯云我不似雲門爲蛇畫足直言向你道問者如蟲禦木答者偶爾成文雖然與麼瞎卻衲僧眼作麼免得此過要會麼還你趙州喫粥了也未拈卻者僧喫粥了翠峰與你拄杖子歸堂 雲峰悅云雲門與麼道大似爲黃

門栽鬚與蛇畫足雲峰則不然者僧於此悟去入地獄如箭 黃龍心云雲門雪竇雖則善能鋤強輔弱捨富從貧要且不能安家立國乃問僧祇如上座朝來亦喫粥亦洗盃而今是迷是悟其僧禮拜起龍喚近前我有一柄拂與你歸堂 龍門遠云山僧今日喫粥了也洗盃盂了也祇是不悟既是爲善知識爲甚麼不悟還會麼豈可喚鐘作瓮終不指鹿爲馬善人難犯水銀無假冷地忽然覷破管取一時放下開福寧云且道那裏是者僧悟處幾般雲色出峰頂一椽泉聲落檻前 徑山杲云雲門大似阿修羅王



耗動三有大城諸煩惱海隨後喝云寐語作麼復云  
雲峰雖善背手抽金鏃翻身控角弓爭奈蹉過雲門  
何又云趙州與者僧若不得雲門一生受屈而今諸  
方有一種瞎漢往往盡作洗盃盂話會了 天寧琦  
云見雲門則易見妙喜則難諳譌在甚麼處 雲居  
莊云趙州以楔出楔雲門看樓打樓者僧悟去還有  
勘破處也無良久云風不鳴條雨不破塊 古南門  
云住住翠峰但知雲門爲蛇畫足自亦未免靈龜拽  
尾忽若總拈過時如何瞎 佛日哲云大慧道諸方  
拈掇甚多下註腳者亦不少未嘗有一人分明說破

妙喜今爲諸人分明說破喫粥了便洗盃盂且道還  
曾指示也無黑豈從來好合醬比丘尼定是師姑大  
慧老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原來祇在者裏洗盃盂  
話何曾說得破隆安今日不惜脣齒直下分明說破  
喫粥了便洗盃盂趙州東壁挂葫蘆拈得鼻孔打失  
口達磨不是老臊胡

床窄先臥粥稀後坐躋躋躋躋灑灑落落要會趙州  
洗盃盂了事沙彌消一箇 泉大道

梅花落盡杏花披未免春風著出禡一氣不言含有  
象萬靈何處謝無私 白雲端



喫粥了也洗盃盂家常逐日最相如西來何處半零  
落六祖癡頑不讀書三祖宗

喫粥了洗鉢盂何曾指示曹溪路謾言隨衆三十年  
記得展單忘卻筓楊無爲

之乎者也衲僧鼻孔大頭向下禪人若也不會問取

東村王大姐

湛堂準

推窮物理成家計會合時機便識心多謝春風無厚

薄貧家桃李也成陰

護國元

相逢陪酒又陪歌醉倒途中要我駝駝到家中猶罵

詈不知醒後又如何

且菴仁

鶴立松梢月魚行水底天風光都占斷不費一文錢

息菴觀

乍入藜林乞指示大施門開無壅滯往往靈山授記

人未有如斯箇次第

正覺逸

錦衣公子坐花藜鳳管鸞簫曲未終卻笑桃華貪結

子幾回錯恨五更風

天岸昇

梵語般若波羅蜜此云智慧到彼岸雲棲寺裏李和

尚每日起來念一遍

壽聖聲

梧桐一葉落金井颯颯西風徹骨冷一陣吹來雙鬢

寒花容孌娜爲誰整

法林音



趙州因與文遠行乃指一片地曰者裏好造箇巡  
鋪文遠便去路旁立曰把將公驗來師遂與一摑  
遠曰公驗分明過

法林音云無端無端還知趙州敗闕處麼也須勘過  
了打

雖然公驗各隨身去住皆由守鋪人踢破艸鞵歸去  
後落花啼鳥一般春

佛鑑勲

天子居鬧市裏山僧在百艸頭擺手御街來往不怕  
巡火所由

竹菴珪

鑽頭鬧藍遠侍者刺腦膠盆老趙州兩箇人前誇好

手面皮三寸不知羞

蒙菴聰

趙州在東司上見文遠過驀召文遠遠應諾師曰  
東司上不可與汝說佛法

老僧正在東司上不將佛法爲人說一般屎臭梅檀  
香父子之機俱漏泄

鼓山珪

趙州有密語文遠不覆藏演出大藏教功德實難量  
徑山杲

明明道不說此理憑誰識春風一陣來滿徑花狼藉  
蒙菴聰

趙州因僧問百骸俱潰散一物鎮常靈時如何師



曰今朝又風起

今朝又風起開市莫插柴觸著閻羅王帶累陰司鬼

徑山杲

今朝又風起不必更疑猜就地撮將黃葉去入山推

出白雲來

天寧琦

今朝又風起老君元姓李寥寥宇宙間極目誰知已

喝一喝

靈巖儲

趙州因僧辭師問甚處去曰閩中去師曰彼中兵馬隘你須回避始得曰向甚處回避師曰恰好

聞說閩中兵馬多丁寧遊子避干戈臨岐指箇藏身

處無限雄師不奈何

正覺逸

七閩歸路日爭鋒回避須教不見蹤恰好藏身何處

是青山雲外萬千重

佛慧泉

趙州因一僧遊五臺問一婆曰臺山路向甚麼處去婆曰驀直去僧便去婆曰好箇師僧又恁麼去有僧舉似師師曰待我去勘過明日師便去問臺山路向甚處去婆曰驀直去師便行婆曰好箇師僧又恁麼去師歸謂衆曰臺山婆子我爲你勘破了也

報慈遂徵云前來僧也恁麼道後來僧也恁麼道且



道那裏是勘破處又云非惟被趙州勘破亦被者僧  
勘破 翠峰顯云還知天下衲僧出者婆子圈圍不  
得麼 琅琊覺云大小趙州去者婆子手裏喪身失  
命雖然如此錯會者多 寶峰文云大小趙州也好  
喫婆子手中棒過在甚處檢點得出方解不受人瞞  
有麼喝一喝 滹山喆云天下衲僧祇知問路不知  
腳下泥濘若非趙州老漢爭顯汗馬功高 仰山欽  
云錯婆子心肝趙州五臟一捏捏碎撒在諸人懷裏  
了也且道是有勘破無勘破良久云錯會者多 高  
峰妙云盡道趙州勘破婆子若據高峰見處正是婆

子勘破趙州以何爲驗以手指云驀直去 瑞巖愠  
云婆子如蟲禦木偶爾成文趙州見義勇爲翻成特  
地會麼雲收雨霽長空闊一對鴛鴦畫不成 笑巖  
寶云當時纔見道好箇師僧又恁麼去但祇鼓掌呵  
呵大笑而歸不惟與天下行腳衲僧增銳亦使者婆  
子向去別有生涯 弁山音云且道那裏是趙州勘  
破處祇爲梅花寒未徹故來霜上又加雪凍開平地  
起龜文連累青山迸白血  
傑出藜林是趙州老婆勘破有來由而今四海清如  
鏡行人莫與路爲讐 黃龍南



言中辨的老禪和驀直臺山路不蹉勘破卻回人莫  
問岳陽船子洞庭波

雲峰悅

藜林老作世無儔凜凜威風四百州一擊鉞關曾粉  
碎恩大難將雨露酬

真如詰

撥動干戈老趙州坐觀勝負有良謀婆婆勘破人誰  
委多少禪流錯路頭

海印信

撥動烟塵老古錐坐觀勝負有誰知從來古路平如  
掌自是行人不見歸

圓覺演

婆指臺山路不差遊人恁麼去無涯趙州勘破歸來  
後四海五湖同一家

卮堂清

老婆心切勿交加要路逢渠指不差休問禹門求變  
化風雷祇在葛洪家

旻古佛

高握金鞭出禁城霜風凜凜馬蹄輕烟塵掃盡歸來  
後四海行人賀太平

普融平

臺山一路坦平自是行人不慣明鏡醜婦之冤智者  
愚人之患

疎山常

玉簫吹作鳳鸞吟惹動遊人離別心一陣東風卷寥  
廓四方八面少知音

佛智裕

劈面三拳連顛七掌盡大地人不知痛癢  
年老成精不謬傳趙州古佛嗣南泉招魂喪命因圖

鼓山珪



像良馬追風累索牽，勘破了老婆禪。說向人前不值錢。  
天童覺

趙州勘破百發百中，趁得老鼠打破油瓮。  
佛照光

本是山中人，愛說山中話。五月賣松風，人間恐無價。  
蒙菴岳

臺山路上箇婆婆，平地無風起丈波。下卻陡門通底，  
閘更無一滴到黃河。  
無準範

自小丹青畫不成，年來始覺藝方精。等閒擲筆爲龍去，  
換卻時人眼裡睛。  
高峰妙

生鍊蒺藜當面擲，瑠璃坑壑繞身開。勸君莫問臺山

路多少，平人被活埋。  
中峰本

孔文舉、楊德祖，不是冤家不聚頭。無端論及家禽果，  
烏道玄、鹽梅苦焉知。來者不如今，清風市地波騰火。  
具足有

幾人不戰自成功，獨許南陽老臥龍。自借東風塵赤壁，  
賺他血淚滿江紅。  
菩提珍

麝香李子枕頭瓜，一曲池臺滿畹花。客馬醉行溪柳路，  
慈翁解點白雲茶。  
苕溪森

侵曉乘涼偶獨來，不因魚躍見萍開。卷荷忽被微風觸，  
瀉下清香露一杯。  
嘯峰然



昨日師僧經過今日阿誰勘破再過三五七朝麻雀  
定如鵝大

漢關喻

古路迢迢直坦平邊笳才動烽煙生欲知南北相凌  
處天外出頭方解行

法林音

趙州問僧甚處來曰摘茶來師曰閒

道著不著何處摸索背後龍鱗面前驢腳翻身筋斗  
孤雲野鶴阿呵呵

雲蓋智

趙州示衆把定乾坤眼綿綿不漏絲毫我要你會  
你且作麼生會

天童覺云還端的也未祇饒你者裡會得七穿八穴

我也知你出趙州圈圓不得 寶壽新云漏與不漏  
虛空著楔會與不會混沌增着饒你把得定放得開  
猶未是十成穩當大衆還識乾坤眼麼從來不借三  
光力照徹山河萬斛金

趙州一日敲火問僧曰老僧喚作火汝喚作甚麼  
僧無語師曰不識玄旨徒勞念靜

法燈欽別云我不如你

趙州眼放光爍破四天下鉢盂上安柄至今成話欄

老衲證

直下是非著不得著不得處好承當木人昨夜通消



息南海波斯過大唐

野菴璇

趙州因二僧相推不肯做第一座主事白師師曰  
總作第二座事曰第一座教誰做師曰裝香來事  
曰裝香了也師曰戒香定香慧香解脫香

天童華云趙州一槌不妨驚羣動衆檢點將來也是  
泥裏洗土塊若是薦福門下不用相推第一座也有  
人第二座也有人第三座也有人雖然如是不免從  
頭註破第一座鍊眼銅睛覷不破第二座陽春白雪  
無人和第三座真實身心同達磨且道與趙州是同  
是別 愚菴孟云趙州著箇座元於佛祖位上使天

下藜林無敢正座規繩自此一跌直至如今整理不  
上還有人爲法社正紀綱者麼不必相推請來相見  
如無山僧擯卻聖僧去也

趙州因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會得祖意  
便是教意

波斯讀梵字莫窰人作詩烏頭彷彿蒨子依稀竹密  
不妨流水過山高豈礙白雲飛

湛堂準

趙州因一婆子送錢請轉藏經師受施了卻下禪  
牀轉一币乃曰傳語婆轉藏經已竟其人回舉似  
婆婆曰比來請轉全藏如何祇爲轉半藏



報慈遂云什麼處是欠半藏處且道那婆具甚麼眼  
便與麼道 徑山杲云衆中商量道如何是那半藏  
或云再遶一币或彈指一下或咳嗽一聲或喝一喝  
或拍一拍恁麼見解祇爲不識羞若是那半藏莫道  
趙州再遶一币直饒繞百千萬币於婆子分上祇得  
半藏設使更遶須彌山百千萬億币於婆子分上亦  
祇得半藏假饒天下老和尚亦如是遶百千萬億币  
於婆子分上也祇得半藏設使山河大地森羅萬象  
若艸若木各具廣長舌相異口同音從今日轉到盡  
未來際於婆子分上亦祇得半藏諸人要識婆子麼

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鍼度與人 天寧琦云者  
婆子謂趙州祇轉得半藏弄假像真當時何不向未  
繞禪床時會取 車溪沖云且道那裏是他轉半藏  
處還會麼五五二十五欲識全藏麼良久云善吉維  
摩談不到目連鶩子視如盲 寶壽方云且道那半  
藏還會有人轉得麼山僧今日爲你轉去也良久云  
如是如是又良久云不是不是

走下禪床行一轉看了如來五千卷婆子年高眼尚

明夜淡月下穿鍼線

慈受淡

趙州一币天輪轉婆子知音未足酬普爲人天開正



眼大千沙界一毫收

足菴鑒

不知兀坐常輪轉空下禪床遶一遭背面卻言虧一

半老婆惡業自家招

天目禮

趙州劍氣衝牛斗婆子神符懸肘後一條拄杖兩人

扶好手手中誇好手

殺六巖輝

雲飛石壁山增色月落寒潭水畫眉最喜上林清興

好黃鶯啼在綠楊枝

睦堂瑩

趙州因僧侍次指火問曰者箇是火你不得喚作  
火老僧道了也僧無對復挾起火曰會麼曰不會  
師曰此去舒州有箇投子和尚汝往問之必爲汝

說因緣相契不用更來不相契卻來僧到投子子

問近離甚處曰趙州子曰趙州有何言句僧舉前

話子曰汝會麼曰不會子下禪牀行三步卻坐問

曰會麼曰不會子曰你歸去舉似趙州僧回舉似

師師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投子與麼不較多也

我喚作火汝卽不可已道了也喚作甚麼

楊無爲

趙州喚作火全身入艸窠我今不是渠渠今正是我

月林觀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庭前柏樹

子曰和尚莫將境示人師曰我不將境示人曰如



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庭前柏樹子

五祖戒代云和尚何以將別人物作自己用

千里靈機不易親龍生龍子莫因循趙家奪得連城

璧秦主相如總喪身

翠峰顯

萬木隨時有凋喪趙州庭柏鎮長榮不獨凌霜抱貞

節幾奏清音對月明

黃龍南

淡院盤根翠色幽老僧曾指示禪流年年不改凌霜

節下載清風何日休

正覺逸

趙州庭柏衲僧苦厄井口輓轡橫吞不得

野軒遵

趙州庭柏森然直露滴風清添翠色摘葉尋枝不可

求盤根萬古終無極

大滙秀

趙州庭下柏森森摘葉尋枝古到今明眼衲僧如覩

著西來祖意合平沉

楊無爲

一兔橫身當古路蒼鷹纔見便生擒後來獵犬無靈

性空向枯椿舊處尋

承天宗

蘇武不拜韓信臨朝恁麼會得十萬迢迢

瞞菴成

趙州庭柏說向禪客黑黍屏風松蘿亮榻

佛日才

百寶光攢無見頂是大神咒最靈奇揭諦波羅僧揭

諦石人半夜失烏鷄

正堂辨

岸着橫雪河日含秋海口鼓浪航舌駕流撥亂之手



太平之壽老趙州老趙州擾擾藁林卒未休徒費工夫也造車合轍本無伎倆也塞壑填溝

宏智覺

庭前柏樹子好箇大棺材買卻有人買擡卻沒人擡

漢關喻

趙州問僧發足甚處曰雪峰師曰雪峰有何言句示人曰尋常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一隻眼你等諸人向甚處屙師曰闍黎若回寄箇鋤子去

保福展云南有雪峰北有趙州翠峰顯云者僧既不從雪峰來可惜趙州鋤子琅琊覺云衆中有云寄鋤去埋卻雪峰若道寄盃盂去便道盛粥飯用狂

解還夢見麼不是僧繇手謾說畫丹青清化嶼云若是山僧見道闍黎若回寄箇鋤子去便云不將去若問爲什麼不將去但云和尚者裏少他不得法林音云者僧親從雪峰來因甚翠峰道不從雪峰來若道得不負趙州鋤子

南望雪峰猶萬里北遊未蹋趙州關賺他一柄鈍鋤子二百餘年去不還

正覺逸

石橋一路滑如苔閩嶺風高凍不開相見盡言遊歷去幾人曾到雪峰來

佛慧泉

雪峰何處屙趙州寄鋤子沙門一隻眼狼藉乃如此



阿呵呵大唐國裏鼓聲起新羅國裏舞婆娑別峰印  
大地一隻眼誰敢扃其中鋏子寄將去那知到雪峰

橫川珙

仰面颺塵逆風把炬無損於人自招焚污輸與竹軒

高枕人白雲看老霜燒樹石雨方

五陵春色十分肥惱亂東風不盡吹醉喚不歸江上

客子規聲斷綠楊枝天鐸恩

趙州問僧曾看法華經麼曰曾看師曰衲衣在空  
閒假名阿練若誑惑世間人汝作麼生會僧擬禮  
拜師曰汝披衲衣來麼曰披來師曰莫惑我曰作

麼生得不惑去師曰莫取我語

翠峰顯云大小趙州龍頭蛇尾諸人若能辨得便乃  
識破趙州如或不辨箇箇高擁衲衣莫惑翠峰好  
古南門云祇如趙州恁麼問者僧恁麼答還是者僧  
惑趙州趙州惑者僧

趙州因僧問黑荳未生芽時如何師曰好合醬

趙州活計得能忙黑荳囫圇入醬缸今日有來籠磨  
過破砂盆裏響璫璫萬峰蔚

趙州問院主何來曰送生來師曰鴉爲甚飛去曰  
怕某甲師曰十年知事作恁麼語話主卻問爲甚



飛去師曰院主無殺心

殺心殺心月落寒潭秋水淡要掣金鰲吞釣起可憐  
覲面少知音

綠雨蕉

趙州與官人遊園次兔見驚走官問和尚是大善  
知識兔見爲甚麼走師曰老僧好殺

夜叉羅刹毒凶心華峰如峻海如淡已向人前呈劍  
刃遲回又過黑雲岑

綠雨蕉

趙州問南泉如何是異類中行泉以手拓地作驢  
鳴師便一踢歸堂曰悔悔泉令侍者問悔箇什麼  
師曰悔不更與兩踢

天井新云南泉欠趙州一著趙州輸南泉一機作麼  
生會千年故紙好合藥

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

且拙訥

漢高辛苦事干戈帝業興隆俊傑多猶恨四方無壯  
士還鄉悲唱大風歌

覺圓胤

宗鑑法林卷十七終



宗鑑法林卷十八

集雲堂編

大鑒下四世

趙州問南泉明頭合暗頭合泉便下座歸方丈師  
曰者老漢被我一問直得無言可對首座曰莫道  
和尙無語好自是上座不會師便掌曰者一掌合  
是堂頭老漢喫

五祖戒云正賊走了邏賊人喫棒又云南泉當斷不  
斷反招其亂 雲居舜云諸人作麼生會有底便道



首座落他圈圓與麼會又爭得山僧道趙州大似旁  
若無人

大事當陽已皎然十分須是更周圓堂中上座黑如  
漆冷地爲誰喫暗拳

保寧勇

趙州出外路逢一婆子乃問什麼處去婆曰偷趙  
州筍去師曰忽遇趙州又作麼生婆便與一掌師  
休去

翠峰顯云好掌更下兩掌也無勘處 五祖演云趙  
州休去作麼生商量白雲露箇消息貴要諸人共知  
婆子雖行正令一生不了趙州被打兩掌齧定牙關

婆子去路一身輕似葉趙州高名千古重如山 南  
堂欲云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 龍池傳云趙州  
休去是肯伊不肯伊 古南門云趙州今日小出大

遇 圓照森云還識趙州麼雲縷縷風細細寄言行  
路兒莫上山頭去 歐峰承云賊是小人智過君子

彎弓直射勢難當陷虎之機理最長雖是貪他一粒

米誰知失卻半年糧

海印信

虎穴魔宮到者稀老婆失腳人懷疑趙州喫掌無人

會直至如今成是非

俞道婆

去若丘山重來如一羽輕去來無別路傾蓋白頭新



瞻堂遠

一路雄兵犯界河烟塵塞路絕人過安邦賴有張良  
在畫角城頭唱楚歌

雪竇宗

驟馬加鞭上酒樓何如坐地看揚州是非長短俱裁  
了鼠竊終難似狗偷

無準範

何事臨場欠作家祇緣別有好生涯饒人不是癡男  
女最毒於菟無齒牙

九達達

鞭鐮交揮力抗奇星流電卷類難齊名圖麟閣家山  
舊芳草籠烟鳥亂啼

御之龍

趙州示衆看經也在生死裏不看經也在生死裏

諸人且作麼生出得去僧便問祇如俱不畱時如  
何師曰實卽得若不實爭能出得生死

看經也在生死裏飯籬裏坐無喫底不看經也在生  
死裏錦衣堆裏無著底忽然烏鵲叫一聲反身湧躍  
渾家喜休擬議如今拋向衆人前千手大悲提不起

趙州因居士問和尚年尊有幾箇牙師曰祇有一  
箇士曰祇有一箇如何喫飯師曰雖然一箇下下

齧著

或菴體云趙州開口自然下下齧著功魁佛祖道蔭



人天山野重說偈言光揚盛事

大用全提古佛牙輝天鑒地別無他日邊乘興立功業文彩風流出當家

趙州因僧問澁清絕點時如何師曰猶是人家客作漢

密菴傑云者僧置箇問端不妨嶮峻爭奈趙州有起膏盲底手段雖然如是總落在天童手裏畢竟如何喝一喝

趙州曰老僧二十年不雜用心惟二時粥飯是雜用心處

玉關度了久班師猶向人前動鼓鼙祇道馬行芳艸地不知身已陷重圍

無文燦

趙州問新到僧曾到此間麼曰曾到師曰喫茶去又問僧僧曰不曾到師曰喫茶去後院主問爲甚麼曾到也喫茶去不曾到也喫茶去師名院主主應諾師曰喫茶去

保福展云趙州慣得其便 開福寧云趙州門下不揀高低一椀麤茶普同供養得其味者方知冷灰裏九轉透瓶香如或未辨端倪不免重下註腳南北東西萬萬千趙州待客豈徒然莫嫌冷淡無滋味慣把



芝麻一例煎以拂子擊禪牀一下

會到還將未到同趙州依舊展家風近來王令關防  
緊從此人情總不容

佛印元

寶匣龍泉發夜光寥寥長挂在虛堂四來高客如相  
訪茶罷休勞話短長

大瀉秀

驪珠絕類玉無瑕馬載驢馱帝子家會到不曾休擬  
議與君全泛一甌茶

羅漢南

趙州老漢熱心腸一盞麤茶驗當行回首路傍橋斷  
處白蘋紅蓼映斜陽

浙翁琰

喫茶去夜雨催紅上花蘂隊隊狂蜂逐影飛不知幾

個知歸去去喫茶千年枯樹忽開花子規夜半猶啼

血金勒東風路轉賒

抱璞璉

曾聞慣釣任公手爭似西江月一鉤幾度魚龍吞不

得一聲羌笛出雲樓任優游收卷絲綸得自由

大

鼎新

趙州因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我在青州

作領布衫重七斤

昭覺勤云摩醯三眼一句洞明似海朝宗千途共轍

雖然如是更有一著在忽有問蔣山一歸何處但云

饑來喫飯困來打眠元叟端云趙州好語要且不



赴來機中峰則不然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至大四年  
西山洪水泛漲一夜衝倒三座石橋山門頭石獅子  
作大哮吼山河大地悉皆震動你輩貪眠漢子知甚  
東西南北 仰山欽云大小趙州腳跟下紅線不斷  
等閒問著便見牽東補西道林則不然萬法歸一一  
歸何處劈脊便與三十雖則太煞傷慈要且一時慶  
快拈拄杖云祇今莫有與麼問底麼乃靠拄杖云放  
過一著 高峰妙云趙州挖泥帶水不特不能爲者  
僧斬斷疑情亦乃賺天下衲僧死在葛藤窠裏西峰  
則不然今日有恁麼問但向他道狗舐熱油鎊 天

界盛云要頭斫將去要皮剝將去要心剝將去且喜  
沒箇法子奈得白拈賊何 弁山圓云鷓蚌相持俱  
落漁人之手

編擗曾挨老古錐七斤衫重幾人知而今拋向西湖  
裏下載清風付與誰 翠峰顯

問來親切布衫酬指出青州是舊遊皓月當空沉巨  
浸鯨鯢無奈不吞鉤 照覺總

夜半墨漆黑捉得一箇賊點火照來看元是王大伯

鼓山珪

等閒提起七斤衫多少禪流著意叅盡向青州作窠



窟不知春色在江南

運菴巖

獲湯無冷地黃河輓底流金剛難插策腦後挂燈毬

或菴體

四面洪濤萬丈深上天無路地無門箇中有理應難

訴不是愁人也斷魂

高峰妙

斧爛柯消局未殘天香吹鶴下瑤壇滿盤黑白輕翻

轉拂袖蒼梧玉珮寒

中峰本

周德者可以自守周利者可以普濟連盤托出有誰

相契鮮花膩艸翠梧丹桂

天奇瑞

長江影浸一天秋霜葉颼颼風骨愁野老忽歌新水

令浪花驚起月邊鷗

卽念現

趙州因真定帥王公攜諸子入院師坐而問曰大

王會麼曰不會師曰自小持齋身已老見人無力

下禪牀王愈加禮重翌日令客將傳語師下禪牀

受之侍者曰和尚見大王來不下禪牀今日將軍

來爲什麼卻下禪牀師曰非汝所知第一等人來

禪牀上接中等人來下禪牀接下等人來三門外

接

跏趺迎上客曲彖對旌幢不是家風別他居禮義鄉

西巖惠



折脚禪牀接斷薪猶堪偃首揖高賓明知列土熏天  
富難鬪他家徹骨貧

石溪月

人王爭似法王尊不下禪牀接上根休說君臣猶有  
間入山先要主賓分

月坡明

趙州因侍者報大王來也師曰萬福大王曰未到  
師曰又道來也

黃龍南云頭頭漏泄罕遇仙陀侍者祇解報客不知  
身在帝鄉趙州入草求人不知渾身泥水 白雲端  
云侍者雖然罔措爭奈王令已行王令既行則海晏  
河清一句作麼生道野老不知堯舜力蓼蓼打鼓祭

江神 徑山琇云侍者報客不知客是何人趙州蝦  
爲子屈不覺打失眼睛且道徑山恁麼意在於何巡  
人犯夜 佛日哲云今日御駕親臨設有侍者報萬  
歲來也便與劈面掌云莫誑山僧好何故天威不違  
顏咫尺何曾少間至尊前

報客傳言信已通叉手低頭便鞠躬對面一雙青白  
眼當頭蹉過住山翁

楚安方

驥子駑駘滿道途皮毛誰敢辨精麤若無伯樂當時  
鑒失卻追風千里駒

慈受溪

許由臨溪洗耳巢父不飲牛水侍者親入帝鄉趙州



祇在艸裏

南巖勝

來也宮殿隨身去也笙歌滿路侍者白頭如新趙州  
傾蓋如故

別峰印

春山倒影一江紅鶯柳情多戀玉驄莫恨不工仙子  
筆祇緣身在畫圖中

白巖符

趙州到一菴主處問有麼有麼主豎起拳頭師曰  
水淺不是泊舟處便行又到一菴主處問有麼有  
麼主亦豎起拳頭師曰能縱能奪能殺能活便作  
禮

支提愛云趙州祇見錐頭利 雲居舜云趙州當時

甚生意氣雖然如是要且鼻孔在二菴主手裏 龍

門遠云菴主一等豎拳趙州因甚肯一箇不肯一箇

要識趙州麼拍禪牀左邊一下要識二菴主麼拍禪

牀右邊一下良久云易開終始口難保歲寒心 馮

山果云泣露千般艸吟風一撓松爲甚麼肯一箇不

肯一箇者裏見得透釋迦不先彌勒不後坐斷要津

天長地久苟或不然爲你下箇註腳良久云若不如

是爭知如是 昭覺勤云佛祖命脉列聖鉗錘換斗

移星驚天動地有般漢未出窠窟祇管道舌頭在趙

州口裏殊不知自己性命已屬他人若能握向上綱



宗與二菴主相見便可以定龍蛇別緇素正好著力  
還知趙州落處麼切忌顛預 理安洸云鴛鴦繡出  
從君看不把金鍼度與人 蓮村策云趙州著繡草  
鞋到處行腳不怕疑殺人乃向二菴主手裏納敗闕  
顧左右云甚處是伊納敗闕處兩行孤雁撲地高飛  
一對鴛鴦池邊獨立 雲菴悅云水淺不是泊舟處  
言中有響能縱能奪便禮拜句裏藏鋒如今有般無  
主孤魂祇管較得較失不惟蹉過古人亦乃埋沒自  
已還知落處麼大冶精金應無變色  
問答元來總一般當頭一著莫顛預將軍自有嘉聲

在不得封侯也是閒

佛迹呈

無星秤子兩頭平提起應須見得明若向箇中爭分

兩知渠錯認定盤星

佛性泰

虎步龍驤遍九垓會從平地起風雷等閒喚出菴中  
主便見千江水逆回

佛心才

換手搥胸哭老爺棺材未出死屍斜不如掘地深埋  
卻管取來年喫嫩茄

瞎堂遠

閃爍旌旂驟往來幾人遙望起疑猜此時若得樊公  
腳一踢鴻門兩扇開

無準範

江北江南總帝畿一輪化日照無私邊笳卻在東風



外石女聽來笑滿看

無趣空

短棹輕帆狎怒濤東行西止得逍遙去畱不出蘆花

岍陸地追尋人自勞

報恩秀

江南絲柳迎風舞嶺上青松帶露寒世事近來多剝

復人人偏愛紫羅冠

慧山海

一撓豎拳兩撓酬驢唇馬紫沒來由巫峽博得絲千

丈四海五湖下釣鉤

法林音二

單槍疋馬立功勳韜畧雙全獨見君薊北荆南齊定  
了英名千古鎮河汾

趙州因文遠在佛殿禮佛師見以拄杖打一下曰

作麼曰禮佛師曰用禮作麼曰禮拜也是好事師

曰好事不如無

中峰本云文遠云禮佛也是好事不妨頑軟趙州云  
好事不如無話墮了也要知趙州老人話墮處麼待  
伊磕破腦門卽向伊道

文遠脩行不落空時時瞻禮紫金容趙州拄杖雖然

短分破華山千萬重

徑山杲

祇知瞻禮紫金容不覺腦門遭霹靂平生心膽向人

傾相識還同不相識

蒙菴聰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趙州師曰東門西門南門北



門

徑山杲云者僧問趙州趙州答趙州得人一馬還人一牛人平不語水平不流會麼受恩深處宜先退得意濃時便好休 天寧琦云盡道者僧神通跳趙州關不過大丈夫漢當衆決擇未到弓折箭盡即便拱手歸降何不著一轉語教他納款去且道著得箇甚麼語 磬山修云者僧設箇問頭也甚奇怪他未會爭敢入虎穴捋虎鬚道他會爭肯恁麼休去 句裏呈機劈面來爍迦羅眼絕纖埃東西南北門相對無限輪槌擊不開 翠峰顯

四廓關闕鎮趙州幾於城下起戈矛將軍戰馬今何

在野艸閒花滿地愁

照覺總

袖裏金鎚一擊開東西南北絕纖埃石橋南畔臺山

路報你遊人歸去來

普融平

南北東西老趙州見人騎馬也騎牛清風月下尋歸

路夫子門前問孔丘

瞻堂遠

趙州因僧問初生孩兒還具六識也無師曰急水

上打毬子後僧卻問投子急水上打毬子意旨如

何子曰念念不停畱

法林音云正上不足正下有餘



六識無功伸一問作家曾共辨來端  
茫茫急水打毬子落處不停誰解看

翠峰顯

何謂識兮還具六八萬四千殊不足  
初生孩子尙喃喃急水打毬攔口築

白雲端

朝日茫茫打箇毬生來念念不停畱  
若知落地無蹤跡始會雲門六不收

慈受淡

趙州因僧問和尚姓甚麼師曰常州有曰甲子多  
少師曰蘇州有

蘇州有常州有須信親言出親口  
趙州古佛豈徒然世界壞時渠不朽  
若能於此究根源決定面南看北

斗 翠峰顯

常州有蘇州有咭嘹舌頭獅子吼  
壽山高兮福海深八十一兮九箇九  
若能直下便回光千古萬古名不

朽 佛鑑勤

蘇州有與常州有三月江南啼鷓鴣  
堪笑有年無德漢被人揆著強分疎

退畊寧

趙州問一座主講什麼經曰講涅槃經  
師曰問一段義得否曰得師以腳趂空吹  
一吹曰是什麼義曰經中無此義師曰脫  
空謾語漢此是五百力士揭石義也不識



老宿代云和尚瞞某甲瞞大眾 翠峰顯別云和尚  
慣得其便

一趨方令地軸翻一吹還又轉天關講師不識圓陀  
義空捨前山過後山 圭堂居士

揭石從來義不同洪波深處逞神通高標不在蘆花  
岍隊隊雙雙趁曉風 猷堂定

趙州因僧問久嚮趙州石橋到來祇見略約師曰  
汝祇見略約且不見石橋曰如何是石橋師曰度  
驢度馬

城山洽云老漢末後道箇度驢度馬是賞伊罰伊者

裏勘破一生叅學事畢不然喫水也須防噎

孤危不立道方高入海還須釣巨鰲堪笑同時灌溪

老解云劈箭亦徒勞 翠峰顯

異類渠行履心真出語親隨流自得妙到岸不迷津  
天寧璉

長鯨已壓浪頭飛跛鼈橋邊尙碾泥度馬度驢難解  
會綠楊影裏路東西 地藏恩

趙州因一僧曰某甲從長安來橫一條拄杖不曾  
撥著一人師曰自是大德拄杖短僧無語

同安顯別州云老僧者裏不曾見恁麼人又代僧云



也不短 天童悟代云某甲罪過不意輕觸和尚  
法林音代禮三拜

趙州因僧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汝被十二  
時辰使老僧使得十二時

使得十二時辰呼來卻教且去倚官挾勢欺人茫茫  
無本可據 徑山杲

鐘送黃昏鷄報曉趙州何用閒煩惱裂破虛空作兩  
邊古廟香爐出芝艸 雪菴瑾

安怙邦鄉老趙州時辰使得最風流今朝有酒今朝  
醉明日愁來明日憂 野菴璇

天來龍來神來鬼來風來雨來驢來馬來幾乎死了  
一去不來 漢關喻

趙州在南泉井樓上打水次見南泉過便抱柱懸  
卻脚曰相救相救泉上胡梯曰一二三四五師少  
頃卻去禮謝曰適來謝和尚相救

昭覺勤云一人將錯就錯一人看樓打樓雖然如是  
父爲子隱直在其中 徑山策云趙州懸羊賣狗南  
泉有年無德作者去就當時祇好拽翻梯子教者漢  
一生蹭蹬還知麼養子方知父慈

等閒施設豈徒然平地波瀾欲浸天更向胡梯敲數



下免教失腳墮黃泉

佛性泰

趙州因在殿上過乃喚侍者者應諾師曰好一殿功德者無對

殿上喚來先應諾不知業識太茫茫雖然功德已成就怎奈當初不放光

鼓山珪

好一殿功德總是過去佛百福相嚴身不使梅檀刻日日香烟夜夜燈看來當甚乾蘿蔔

徑山杲

趙州因遊方時到臨濟纔洗腳濟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正值山僧洗腳濟乃近前作聽勢師曰會即便會啗啄作麼濟便歸方丈師曰三十

年行腳今日錯爲人下注腳

法雲秀云衆中商量道趙州不識臨濟作賊卻爲他下箇註腳臨濟當時作聽勢何不劈耳便掌若恁麼商量何曾夢見趙州識得臨濟殊不知兩箇盡是老賊須知一箇好手敢問諸人那箇是好手 教忠光云臨濟有驗人眼趙州又飽藜林等閒略露風規自然頭正尾正還會麼若不得流水還應過別山洗腳處更不安排側聆時非是啗啄趙州臨濟二老人相見何勞下註腳

鼓山珪

一人眼似鼓椎一人頭如木杓兩箇老不識羞至今



無處安著

徑山杲

趙州因僧辭乃問甚處去曰雪峰去師曰雪峰忽問汝和尚有何言句汝作麼生道曰卻請和尚道師曰冬卽寒夏卽熱又問忽更問汝畢竟事又作麼生僧無語師代曰某甲親從趙州來不是傳語漢其僧後到雪峰峰問甚處來曰趙州來峰問趙州有何言句僧舉前話峰曰須是我趙州始得玄沙備聞乃云大小趙州敗闕也不知雲居錫云甚處是趙州敗闕處若檢點得出是上座眼

趙州見僧來便面壁書梵字僧展坐具禮三拜師

轉身僧收坐具出去師曰苦苦僧呵呵大笑

苦苦向誰語發機要是千鈞弩三十三天撲帝鐘大

地山河俱作舞

典牛游

苦中樂樂中苦趙州者僧俱欠悟直饒頓徹根源也

是泥裏洗土

佛照光

不昧當陽第一籌臨機拳趯不輕酬焦旣打著連底凍赤眼撞著火柴頭

掩室開

趙州在南泉作爐頭值普請摘菜乃在堂內叫曰救火救火大衆一齊到僧堂師乃閉卻門衆無語泉乃拋鑰匙從窗入師便開門



義山訥云我不學南泉益油添薪當時見他閉卻門  
拈土塊就門上書兩箇封字要他趙州至今出身無  
計

趙州到黃檗檗見來便閉卻方丈門師乃把火於  
法堂內叫曰救火救火檗開門捉住曰道道師曰  
賊過後張弓

保福展云黃檗有頭無尾趙州有尾無頭 五祖戒  
云黃檗祇會買賤不會賣貴趙州因禍致福 翠峰  
顯云直是好笑笑須三十年忽有箇衲僧問笑箇甚  
麼笑賊過後張弓 南堂欲云重門擊柝黃檗過於

隄防齧鏃破關趙州慣得其便雖然兩不相傷笑破  
翠峰鼻孔 古南門云雪竇好一笑祇是不合隨趙  
州語脉走畢竟如何賊賊

一擒一縱二施能戟去槍來兩陣陳彼此機關誰委  
悉至今疑殺李將軍

海舟慈

賊逢賊手全無樞紐百弩千弓一時發白日青天何  
處走乳峰慣得其便陣後虛張笑口咄看狗

靈巖儲

趙州到雲居居曰老老大何不覓箇住處師曰  
什麼處是從諗住處曰山前有箇古寺基師曰和  
尙自住取又到茱萸萸曰老老大何不覓箇住



處師曰甚麼處是從諗住處曰老老大大住處也  
不知師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卻被驢撲

雲居錫云甚處是趙州被驢撲處馮山喆云雲居

茱萸爲人猶如爲已爭奈趙州不入者圈圓雖然如

是不得雪霜力焉知松柏操大滄泰云二老祇解

把住不解放行趙州祇解放行不解把住檢點將來

未爲全美且雙放雙收一句作麼生道畢竟水須朝

海去到頭雲定覓山歸

展陣開旂各運謀箭鋒相敵未輕休等閒露出翻身

句直得千江水逆流掩室開

突出山前古寺基趙州聞得便攢着寥寥今古無人

共一片斷雲天外飛率菴琮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貓兒是一百

五十文買底曰不問貓兒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

者橐子是大王送底曰謝師答話師曰作家作家

月舟載云水本無聲受觸則響木本無火因鑽則炎

趙州要成已成人豈惜隋珠卞璧然末梢頭可惜放

過雖則放過也卻有些諍譌莫道不利害好

趙州因僧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老僧祇管

看



翠峰顯云看卽不無爭卽不得且道扶者僧扶趙州  
雲居莊云爭者不得得者不爭趙州祇管看要且  
不失珠 古南門云爭卽不無看卽不得且道珠在  
甚麼處

風雲頭角黑粼皴苦死交爭額上珍淨洗眼來閒地  
看老僧未免費精神 圓悟勤

珠在浪花深處白拞雲攫霧志悠哉老僧祇管從邊  
看得失從渠眼自開 喚菴鑒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欄中失卻  
牛

欄中失卻牛有問卽有酬更若求玄妙猢猻築氣毬  
慈雲照

趙州上堂纔有是非紛然失心還有答話分也無  
僧舉似洛浦浦扣齒又舉似雲居居曰何必僧回  
舉似師師曰南方大有人喪身失命曰請和尚舉  
師纔舉前話僧指旁僧曰者箇師僧喫卻飯了作  
恁麼語話師休去後僧請益師曰坐底見立底立  
底見坐底

坐底見立底立底見坐底咄哉老趙州白日眼見鬼  
無準範



宗鑑法林卷十八終



